



红色的道路

李若冰 著





紅毛菜

紅毛菜

紅毛菜

紅毛菜

紅毛菜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09 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4 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 · 插页 2 · 字 39,480

1963 年 10 月第 1 版 · 196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 定价: (6) 三角

统一书号: T10147 · 205

出版說明

編輯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的目的，是为了更及时地向广大讀者推荐一批較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些作品，大部分是陝西地区作家和业余作者的近作。从而，更充分地發揮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的战斗、鼓舞作用。

这套小丛书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报告文学和文学評論等。

这套小丛书将陸續分批出版。欢迎作者、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。

編輯部

目 次

紅色的道路.....	1
心里的春天.....	37
步入知識的大門.....	67

紅色的道路

——記西安共青团化工厂

共青团化工厂是在一間草屋里誕生的。

共青团化工厂是年輕的共產黨員鄒燕琴和四个青年，拿着兩口鉄鍋起手的，是迎着大跃进的号声，在党的思想阳光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。今天，它已成为古城西安的一顆宝玉，一顆紅光閃閃的宝玉啊！

千万个来訪者，被这座簡陋的小厂所吸引，千万个青年男女，被同輩小伙和姑娘們身上那股穷棒子的創業精神，所深深地感动了。无论年长的党委书记、老工人和工程师，无论共青团員、家庭妇女和紅領巾們，都把共青团化工厂称为我們仿效的榜样。

这座小厂到底有什么值得人們这么称贊的？这伙青年創業者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里程，沿着

一条怎样的道路走过的呢？

起 手

1958年6月，一个深夜里，在西安青年路三号，有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、穿着红衬衫的姑娘，在小屋里焦躁地走动。妈妈几次催她睡觉，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又坐在小桌旁沉思起来。什么远大理想激动着这位姑娘的心？什么使得这位因患肺病在家休养的西安女中学生，那么坐卧不安呢？她拿起笔，在日记本上写着：“一个青年人应该怎么生活，我是否虚度了时光？在大跃进的时代里，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？……”

郝燕琴，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对啊，就在这同一个深夜里，有多少党的忠实儿女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平原到高山，点燃起了大跃进的火把；又有多少街坊邻居和家庭妇女们，一跃而办起了许多小厂，即是在深沉的夜晚，那鼓风机的吼声和劳动的欢笑声，还不时地叩问着她的房门，拨动着她的心弦。难怪她要激动不安了，也要跃跃欲试了。可是，她是一个养

病的姑娘啊！

一个阴雨天，共青团阿房区委书记馬同志挽着褲腿，踏着泥泞的路，帶着鄧燕琴和也因病休学的共青团員李芳蕊、小曹及青年王宗祥五、六个人，向西安天祥仪器厂走着。鄧燕琴兴奋极了，前两天，正在她心里焦躁不安的时候，就是这位高个儿团委书记把她和同學們找去，提出了一个办土化工厂的倡議；今天，他又冒着大雨，亲自領着同學們到工厂学习。他的衣服淋湿了，兩条腿满是泥巴，还兴致勃勃地說：“青年伙伴們，你們想怎么度过自己的青春呢？是靠自己干，創一番事业；还是靠別人干，把路鋪好了你們在上面走呢？土化工厂要你們自己办起来，路要自己走出来呀！”

鄧燕琴热情地說：“对，白手起家，土法上马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我們一定要把化工厂办起来！”

鄧燕琴和伙伴們成立了筹建組，开始了創業的第一步。对于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，这些連工厂大門都沒有进过的娃娃，白手该怎么起家法，土

法又怎么个上馬法？生产所需要的資金、設備、厂房和技术力量又从哪里来呢？他們一无所知，一无門路。几个人合計了一下，一面派人去工厂学习，一面先找一間厂房，办厂总該有个落脚的地方嘛！可是，他們跑遍了西安大街小巷，哪里能寻出空房子来呢。一天、兩天过去了，七天、八天过去了，房子沒有一点着落。这可真急坏人了啊！

这一天，鄰燕琴頂着火紅的太阳，拖着疲憊的双腿，滿脸流着汗，有些懊喪地走回家里。她歇了口气，又提起精神，对媽媽說：“媽媽，你也看着給我找一間房子吧！”随即，又匆匆地跨出了家門。她左看右看，甩着兩条小辮，再到哪里去找呢？她怀着一綫希望，走到了筹建組成員小曹家門口，几天不見他的影子了，或許这位平时显得挺精明的伙伴已找到房子了。

可是，她一走进門去，小曹却懶洋洋地摆了摆手，煩躁地說：“沒有房子，你叫我哪里找？”他还帶着規劝的口吻說：“巧妇难作无米之炊！咱們要啥沒啥，能办起个什么工厂嘛！要干你去

干，我是不干了！”

郝燕琴驚訝了，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这就是那位在团組織面前表示要坚决办厂、講話講得最勇敢的小曹嗎？这就是那位西农大学生、化学知識多、伙伴們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小曹嗎？郝燕琴再講，他說什么也不干了。最后，郝燕琴憤憤地說：“有党，沒有办不成的事，我們是共青团員呀！”她憋着一肚子气走出来了。

事业刚起手几天，就出了一个逃兵。小曹被困难吓倒了，他悄悄地离开了伙伴們。伙伴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都生气得說不出話来。小曹啊，你不相信赤手空拳鬧革命，你是不相信我們的力量，不相信共青团員，也是不相信你自己。你要走，就走吧！可是你要后悔的；如果你有一天覺悟了的話，那时你就好好責备这一次不光彩的行为吧！

团 費

就在小曹离开伙伴們的时候，有一个共青团員、架子車工人刘同庭，兴冲冲地走进了这支創

业的队伍里。他穿着粗毛藍布衣服，脸面黑紅，身板結实，忠誠厚道，不爱言語，有一对总在深思的眼睛。他二十二岁，一个貧苦的农家孩子，自幼失去了父母的孤儿。原来，鄧燕琴是在街道团总支組織的一次联欢会上看到他的，听到紅埠街团支书的介紹，她就希望刘同庭能参加办厂。当她离开会場刚走回家里的时候，这位素不相識的小伙子，就滿头大汗，掄着草帽，出現在她家的院落里了。

鄧燕琴感动极了。她把办厂的計劃說了一番：“有人說咱不能白手起家，一沒厂房，二沒設備，三沒資金，四无技术呀……”

刘同庭瓮声瓮气地說：“困难算什么，这是党的号召，說干就干嘛！”

“你有什么困难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不！刘同庭在鄧燕琴面前，在伙伴們面前，把自己的一切困难都隱瞞了。他家里有爱人，有孩子，每月还靠自己工資接济一部分。他并不是不知道办厂的难处，也知道自已将处于一种困

境，可是，他勇敢地来了。按他的話說：“一个共青团員要有志气，用自己劳动办起工厂才光彩。吃現成飯有什么意思！”

对！鄒燕琴、刘同庭和伙伴們在一起，都异口同声地說：“干吧！沒有房子自己找，沒有設備大家湊，沒有技术大家学，世上沒有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住共青团員的脚步！”

青年創業者們东奔西跑，日夜忙碌着。在团区委和友誼蔬菜合作社的帮助下，终于在西安北郊紙坊村找到了一間草屋。不管屋子有多么小，多么烂，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。

随即，鄒燕琴把家里的一口鍋、一个水缸搬来了。李芳蕊和几个人把家里的盆盆、罐罐搬来了。刘同庭在找到草屋的第二天，就把自己全部的家当：小鍋、菜刀、擀杖、被单、木床和一张烂席，用架子車全拉来了。不，他是把自己一顆紅心全盘托給了这座还不成形的化工厂了啊！

鄒燕琴、刘同庭和伙伴們，在霉雨天气，光着脚板，从鄰近工地上捡回来竹篱笆和破席子，搭起了工棚；从木器厂抱回来碎木头和劈柴，拼

湊了几个小凳和貨架子。人家丟掉的东西，他們拾；人家报废的东西，他們拿回来就成了寶貝。不管怎么样，拾掇了草屋，搭起了工棚，拿来了盆盆罐罐，总算有个成家立业的架势了。

高个儿馬同志又看他們来了。他一走进草屋就說：“噢！你們在向革命老前輩学习，用一把菜刀鬧革命啦？你們也在向吳运鐸学习嗎？他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起一个兵工厂哩！”他的鼓励温暖着年輕人的心。他很了解年輕人的难处似的，还代表团区委借給了化工厂三百五十元团費，作为厂的基本建設投資。

当鄒燕琴从团委拿着团費走回来的时候，伙伴們一个个都沉默了。他們心里的感激是难以用言語表达出来的。一分团費，就是一顆共青团員的心；一分团費，就表示了全区五千多共青团員熾热的关怀、信任和支持。多么珍貴的团費啊！鄒燕琴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，想起了被父亲挑在筐里到处漂流的生活；想起了解放前买不起一尺細布、穿不起一双雨鞋的日子。她为党的关怀和撫爱感动了。然而，更使她不能忘怀的是那

些視死如歸的共產黨員們，當他們為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，就要咽最後一口氣的時候，還記着要給黨繳納黨費……

劉同庭喉嚨哽咽着，眼睛潮濕了……

共青團員們一致表示，這座小化工廠就用最光榮的稱號——共青團命名吧！

共青團員們宣誓：誰也不許沾污這個稱號，要用自己的生命維護這個稱號！

誕 生

一九五八年七月，在西安紙坊村五十九號外面，一堵土牆的缺口處，鄧燕琴和四個伙伴張貼出一張土黃紙，上面莊嚴地寫着六個大字：——共青團化工廠。

鄧燕琴是共青團化工廠的廠長。一個二十一歲、剛邁出家門的姑娘當得了廠長嗎？雖然，她心裡有些緊張，可是，她純朴、熱情、待人親切，有一顆為伙伴們所理解的火熱的心腸。她和伙伴們商量，又召集團支部會討論，用共青團員的革命氣魄，提出了自己的戰鬥口號：“艱苦奮

斗，不講条件，不計報酬，不枉花国家一文錢，用王国藩三条馱腿办社的精神創辦共青团化工厂！”

接着，他們首先用团費买了生产急需的兩口鉄鍋、二百斤盐和一千斤煤。这些东西都是他們借人家的車子，或者用自己的肩膀扛回来的。刘同庭在端履門买了兩只裝盐的木箱，要雇三輪車拉回来，得花一元五角錢，他想，这合起来不就是三十个团员的团費嗎？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木箱，他扛了前一个，又跑回去扛后一个，他迎着烈日，餓着肚子，就这样从端履門到皇城——新西門——通济坊——北門——紙坊村，足有十多里路，从中午到日落黃昏，終于把一百七十几斤重的兩只木箱扛回来了。他是在扛着理想前进！他甘願自己受苦也舍不得花錢啊！

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，共青团化工厂举行一次朴素而又隆重的开工典礼。

一张张請貼发出去了。中央化工部西安供銷办事处支部陈書記，接到了請貼，不由地一惊，办事处就在紙坊村斜对过，怎么就不知道有个

化工厂，难道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嗎？陈書記裝着滿腦子的疑問，和团支书一块找这个化工厂去了。他俩在紙坊村东找西找，左問右問，遇到的人都搖頭，一問三不知。他俩心里很急，又拐进一个小巷里打听，一个老婆婆說：“咱村沒啥工厂，那边拐巷里有几个害病娃娃，不知道乱拾掇啥哩，你們看看去吧！”他俩拐到了那堵土牆的缺口处，站在那张土黃紙的厂牌面前发楞了。眨眼間，他俩被两个热情的姑娘迎进小院里了。

陈書記仍然怀着疑問，他在小院里看見了一座火炉，一个小伙正在点火熬盐。接着，他又被請进了草屋里。草屋有兩张大席，地上摆了三块木板，从天祥仪器厂、五金厂、木器厂和友誼社来的十几个客人坐在上面，脚边放着一大碗白开水。陈書記被招待坐在門道旁边。不一陣，宣布开会了。鄧燕琴向客人們致欢迎詞，报告了建厂情况；团区委馬書記也讲了話。會議最后一个議程是：刘同庭熬出来了一鍋精制的氯化鈉，用篩子端到了客人面前。这时候，陈書記——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紅軍战士，再也压抑不住內心的激

动了。他面对这五个青年、一間草屋和一篩子氯化鈉，思緒万千。他从这几个姑娘和小伙子們身上，仿佛看到了长征中共过甘苦的小鬼們；他从这间草屋里，仿佛看到了曾經在雪山上住过的那間草房；他从那一口炉火里，仿佛看到了在草地上一堆堆熊熊燃燒的篝火；他看着共青团化工厂第一次生产出来那一篩子銀光閃閃的氯化鈉，就和年轻人一样感到欢乐，仿佛自己刚打完了一个胜仗那样快慰。他不由地想到：这不是长征精神的再現嗎？一个老共产党人强烈的感情升起了，一种崇高的政治責任感落入了他的心坎。他握紧了鄧燕琴的双手，激动地說：“你們不愧为党的儿女。你們走的是一条正路。萌芽会变大树，我相信你們会在劳动中受到鍛炼，和自己工厂一块成长壮大起来！”他还非常关切地說：

“有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你們就来找我吧！”

参加开工典礼的客人們也都痛快地說：“你們需要什么，就张口，一定帮忙！”

共青团化工厂就在这种令人感动的情況下，向人們宣告了自己的誕生。